

## 音石

湖非承受映照  
樹與雲的痛苦  
湖只承受  
映照的痛苦  
因為她映照的  
只有她自己

多少年了  
我又在夢中遇到妳  
這個小村落的人  
彷彿都在等我來  
妳在樓上奏一種不知名的樂器  
是古琴嗎但忽高忽低如三絃  
我佯作不認得妳  
莫論琴音

走後又放不下心  
只好死撐着找回去  
分明是故地  
卻只剩廢墟  
空置的樓臺  
欄杆都快要崩頹  
只待我確認嗎  
就可以塌下來了

多少年  
仍然難以割捨  
曾經痛恨的這部份自己  
業已成廢墟  
卻依然高低起伏  
弦音漫漫  
沉在湖中如石

2010

臭豆腐有無

同事的好友

死了

無緣無故

我什麼都不要

妳說

搬屋半年

仍堆著未拆的箱

如果我不知

裏面有什麼

我不需要知

不需要知道的東西

不如丟棄

小時我總是病

不知是否養得大這孩子

長長黯黯的巴士盡頭

有長長發亮的針筒在等待

打後全身變成鐵板燒

蝦一般瑟縮

打前媽媽會買一紙袋

臭豆腐我最愛吃

全診所密麻如金針卷的

人頭盯住我倆

一對吃臭臭的母女

從此我學會

承受很多處境如

天然如

人頭如目光

這使妳更能接受

死嗎妳問

這十年來我活在

創作中

由一件作品到另一件

永遠有

未完成有

重疊

自我不過是另一件

未完 有時

忘了

賺回來的命  
創作是有  
的假象

2000

豆漿從來沒鹹的

豆漿從來沒有鹹的，豆腐花才有  
飽？大多賣完  
還剩下哪幾種？沒幾種  
要看你自己可到樓面看，要我  
幫你跑去看，回來告訴你可能  
又已賣掉，那不是煩嗎還是不  
如你自己過去看對不對

倫敦唐人街的嘉頓  
我從前常來  
在灰黯沒盡頭的日子  
一名中國女子  
渴望奶茶與麵包  
Hong Kong Style

沒穿旗袍化濃妝  
沒帶一桌子老外  
沒叫一盤雜碎

如此可惜  
你破壞了我以後不會再來的  
每一次  
經過你門前  
記得中國人  
在這樣一個不喜歡中國人的地方  
這樣不喜歡自己

2002

在洛杉磯見書璇

這就是妳住的地方？  
沒人在樹上的都市  
沒需要有椅子在路旁  
樹也無法坐下來  
一頭搬運的貨車  
兩名交談的女人  
背著沉重背囊的中學生  
奇怪望著這個挨在欄杆上寫  
方塊字的女子  
如果在紐約現在會聽到軟雪糕先生  
的音樂吧  
公路上飛馳不回頭呢  
酒店外盯緊我的看更  
我太像恐怖份子了

很難想像妳電影中的慢  
來自這灰濛濛的城  
妳的黑眼鏡也

來自這不饒人的陽光？  
光影輾轉中女子轉身  
萬物別轉臉  
唯一的選擇是  
轉過來還是轉過去

妳一回頭百年身  
還是捱一把頭髮  
歇斯底里的朝我笑？

三十年後  
來路如灰  
白的公路無盡  
漫天的煙滿得  
無所謂煙  
甚至看不見  
鴿子有影

2000

## 反恐 747

棗紅的窗外落於墨藍  
因為我在天上  
窗外是天不像天  
抬頭 紅已成紫  
是我在天上的速度使你變嗎？  
不要為我改變  
你頭髮的顏色  
請改變我頭髮的顏色  
為了你自己的過去與未來  
不過是一架廉價 747

滿載一窩肚子嘖咕的紐約客  
給人搜身又沒有免費  
早午晚餐  
有人問空中小姐  
「五小時的航程為甚麼沒食物？」  
空中小姐翻白眼  
「親愛的噩夢，你要喝甚麼呢？」

在一架廉價的 747 上  
早知世界的顏色不會因他們而改變  
眼巴巴看著民權以反恐之名  
被一丁點送走  
又沒免費午餐的紐約客  
總有不甘  
對於飛機航行的速度

我抬頭  
紫混在黑中  
一抹一絲漸入無

2002

為國爭光

一張方桌分兩頭  
週年報告課程真好  
學生質素更上一層樓  
我們系跨媒體無與爭鋒  
老師合教互補長短  
搞陶瓷的教電腦  
搞電腦的教創意  
跨國際爭亞洲立本土啦

人盡其脞了  
媒體千變萬化我很慶幸  
有這份工當社會良心的負  
資產高官又問又責我們  
躲在安樂窩按著  
自己的咽喉肚臍大拇指  
錢包下的嘴唇使笑容更  
恆久自然充滿我很慶幸的

光澤有這份工開會填表下  
午茶我根本根本根本可以  
教任何學科任何年紀任何背景任何性  
傾向臉上五顏六色的學生請  
不要抱怨你看我背上插著的  
飛箭可競逐北京奧運我很慶幸  
這身為中國香港教育工作者的  
光榮

2002

大毛蛋

大毛蛋!

大毛蛋!

我們這酷似

日本的仙島被一群酷似

美軍的大毛人偷襲!

大毛蛋快

變成大毛蟲變成大飛蛾救

我們小神仙妳啦啦

哀婉的調子

妳最好玩的時候我總不在

感到好玩表現好玩

作為

好玩

妳不是不好玩

我們一起的時候

只是 妳太緊張

我的反應 太在乎  
我看 其他人看你  
我穿甚麼 我走路腳板朝天掌  
心向外開車時一隻眼睛  
的尾巴跟著你的臉色記掛

illustration

家中貓食的份量紅綠豆大  
的事像我一樣壓在  
我的工作下如一堆  
黏在黑大衣上的  
貓毛 而你本是  
要拯救地球的

大毛蛋  
等待小神仙的呼喚

長出毛茸茸的大翼飛起來抗禦  
至少可唱自己  
星與條紋橫蠻的歌  
即使有點痰

我也要做小神仙  
孵毛蛋則較難

2002

本色女人

——給松浦理英子

妳的手沒有停下來  
彈琴一樣在我的神經線上  
要不是……妳喜歡如此開始  
一句我的指甲漸漸抓到妳的手心我的  
手托着妳的乳乘涼  
熱如煙一點一滴我  
鎖着妳豎立而溫柔的眼  
只要信不要問要  
不是……妳的舌在我的  
翼上蜻蜓滑過我來了又瀉  
開去大於生的  
性是妳是我嗎  
水銀流於水上  
妳把我鎖於  
兩項眉中間要不  
皺得太緊要痛

2001

妳的明信片

雖然地不斷  
動但空氣是  
靜 不斷握手微笑  
與陌生人 有夢  
被鱷魚追於湖泊  
我起飛時妳  
不在（我是鱷魚還是給吃了？）

從瑞士到德國 剛下船  
年青海關：「從哪裏來？」  
「日本」妳說。肅穆面目下  
眼光一閃如笑  
嘩咁咪搭好耐船嚟？他想說  
但沒有

兩個國家一套軍紀  
一個私己的笑話  
在兩個陌生人中間

差一點說出口  
或大笑擁抱之類  
但沒有 他有語言與制服  
我有行李與火車證  
他的車於阿爾卑斯  
我的隨時可被沒收  
掉於大海  
況且妳  
不在 （正在橫渡長江）  
火車售票員在車廂  
扛紅皮小包  
「隧道！隧道！隧道！」  
初聽以為是賣熱狗  
樹、果園、木屋、煙囪  
衛星碟  
迷你整齊如力高積木  
據說啟發心智  
哪像早熟又永遠前線的亞洲  
永遠在現代之後 （膠是不死傳奇）  
力高早已完成人最多餘  
  
每一個一團糟的城市

麥當奴都上善若水  
全賴咖啡煙草平衡荷爾蒙  
永遠寬大為懷  
誰跟誰都沒關係所以非常親  
基於大家都破產成  
一些皮膚與眼睛之類的謊言  
共同飄於歐洲的浮泛中  
於鐵路與海之間  
想妳  
在我的飄盪 （有點暈浪）

2002

橋下有水

——給 May

跟妳一直走路上山

十二月

已是初春

一直走進去可能很快

便黑了 但我知道

妳知道路 廿年的交往

橋下的水 汨汨流過

永遠有 清新的話音

即使黑 妳也會帶我

走回來 我知道

中環皇后像廣場

把妳困在蚊帳內

照顧貓 貓嚇壞了

那時 我一點也不慌

但妳在 昏了吧

路人 與貓

你眼望我眼 熱

相看廿年

送行

—— 給傑

人們只看到電影播放時的光  
迷信華麗  
不是很多人願意承擔  
拍電影的昏與暗  
一間廠房注滿水  
菲林沖完才有劇本  
之類的故事  
我們都聽到麻木了  
很少人想象  
一份磚一樣的 storyboard  
改了又改  
每一個半夜  
醒來加減一句對白的孤單  
急不及待打給你一路喘氣  
兩個腦八隻眼放在一點的歡快  
( 你覺得這電腦效果  
work 不 work ? )

你早不是我的學生  
老實一點是我唯一的靠山  
有半年一個人在床上  
擁抱一堆沒法完成的  
光與影 但你教我  
甚麼都可能  
只要努力 專心  
與信

你又說這都是  
跟我學的  
你對生的信  
大於我  
大於你自己  
不斷生長

無論你在哪裡  
無論你是否會再見我  
你仍在幫助我  
繼續我未完成的工作

## 內蒙港仔奇觀

「是長工嗎？」  
包山前伯伯對港式上班族跟我  
對牧民生涯一樣好奇  
問題總說明自己多於答案  
遊客只來兩個月  
餘下是風沙 冰雪  
「你們這邊真開闊」我對着 360 度的草  
想要描述屏風樓奇景有多難  
「我們就是開闊」「草  
今天比去年薄，去年比前年薄」  
各有各奇觀  
「山羊不似綿羊，吃草連根吃」「早沒  
啥農業可言」但那手抓羊的味道讓  
天地很近  
  
一輛車子燒着  
斜擋在路中心  
不在事故多發區 沒人要減速慢行

駱駝峯軟軟擺盪 一直吼叫在找誰  
「最喜歡看香港人騎馬的酷樣你們  
有很多馬會對吧」  
是在蒙古看到  
奧運馬術比賽 在香港而不在  
蒙古有多荒誕 牧民天生本能  
被我們幻化成一種種族階級  
優越感「但賭馬很黑暗  
層層疊疊的黑」是在矮實牧民身  
上看到馬會如何選騎師  
在他的欣羨目光中瞥見  
我們黑的方法不是他  
想象中的 我們工作的  
長也超乎他熟  
識的短

當然我作為香港人  
一輩子沒騎過馬  
騎馬與賭馬的距離  
是我想象的極限

2010

## 茶親

第一次在蒙古喝奶茶是

24 年前

一杯淡褐色飲料泛滿油光

其香其濃酥盡包內

所有粉紅的臉長滿繭的手

褪去半輩子馬背上

只有天與穹蒼茫茫

只有放眼望穿雲下是家的民族

會發明這種茶

每口踏實如枕

暖在腰間意在胸膛

香在毛囊

沖掉一身風沙

好多年後我喝過好多杯不同地方不同

顏色不同個性的

奶茶好多年後我依然想不通

奶茶這物事從藏蒙牧民手中傳到

印度到英國到香港這個彷彿有關

殖民與游離的小敘事與

我這後殖民主體在蒙古開心

大發現「源頭」奶茶

之間的諷刺與親蜜好多

年好多杯奶茶

之後我依然懷念彷彿只屬於

我的蒙古酥油茶即使港式

奶茶必定比它健康百倍雖然同是

毒品淪落天涯慰藉

淪落人於天地

24 年後我回到專開放給

遊客的「牧民家」喝上一杯淺奶色

飲料半溫 沖劑可供外賣

大概是我早過了

喝奶茶的年紀

「你可叫我張導張藝謀的張」

導遊兩道粗黑畢直的眉

「在家講蒙語但蒙文不大會看因

學校只教漢語」「這不是  
有點可惜嗎？」是我問  
一如遇過的牧民張導不大說話  
「嗯」微點頭是最坦誠的時候  
望着遠方無涯涘的光  
半杯奶茶凝在手中依然

2010

## 笨伯樂

我並不認識你  
但我騎在你背上  
沙包亂顛  
屁股要炸開  
但我不能揩到你屁股（拍馬屁最危險）  
大腿內側要刷破爛掉  
但我不能叫（用念力想象只麻不痛）  
頭頂曬得要著火  
圍巾卻別想揩到你的油  
（你這拍擋真騎呢）

據說我屬馬類  
你搖頭啐一口衰氣  
（竟有你這般同類）  
還真夠種 一直扯着我脖子  
腿也不好好蹬一蹬  
兩只大笨腳死砸着鐵環  
直踢我大腿（你發軟蹄嗎？）

如果不是要跟着哥哥跑  
我早便摔下你 (解放我鼻子拜拜)

幸好我不屬人  
你這些孱弱無光  
整天吃得太飽  
屁屁散發腐肉味  
從未懂得速度的快感  
兩只香雞腳撐着走似要跌要跌那可憐樣  
啥時候你才學會  
用你的柔韌  
駕馭我的力與速  
(讓我蒙着眼)  
帶你到高原湖泊  
享受彼此的節奏  
(把我綁上綁下牽過來放開去)  
讓我毛髮的影子  
成為你窗外  
流動逸麗的風景

2010

公園、房子、路牌

終於有  
回來的感覺  
群鳥飛過櫻樹  
在盧森堡公園  
池的圓  
畫出無窮盡的遠  
這是你那邊幾點呢  
池也有人  
睡着 有人提着皮箱  
回來但沒碰上  
從羅浮走到旅館  
據說有 Gertrude 跟  
Alice 的房子 不小心  
錯過似乎熟識的路牌  
無數遍念過的名字  
隔着兩個世紀  
碰上妳  
我住過的房子 我們

顯然不是 Gertrude 與 Alice 偷偷  
養着 Gertrude 的一大票情  
人與天長地久  
葬在一起的神話

世界上沒有比巴黎更相信天才 妳  
我都不是 顯然沒有  
軼事 / 情人 / 記得房子的路牌 連  
葬在旁邊的會是誰呢  
也完全沒把握

而我回來 差點忘了  
妳也住過的街道 差點  
在一起睡着 無法醒來  
曾經在這如此  
迷信天才的城市 顯然  
只是迷信 曾經懷疑  
巴黎是對的  
但我們都錯了

2003

永遠

東京  
我到過無數次的城市  
只有迷路是永遠  
在計程車司機手套永遠白  
與妳的焦躁之間  
回到妳家  
每次都是挑戰  
大家知道大家不說大家微笑大  
家的距離的組織的壓力  
綿密如 KEIO 百貨公司外  
長龍向我們彎腰 (非鞠躬)  
絲襪永遠挺直如果她們有  
選擇 她們不會向我們前傾永遠  
東京 不是一種選擇  
對於妳

我 或者她們

2005